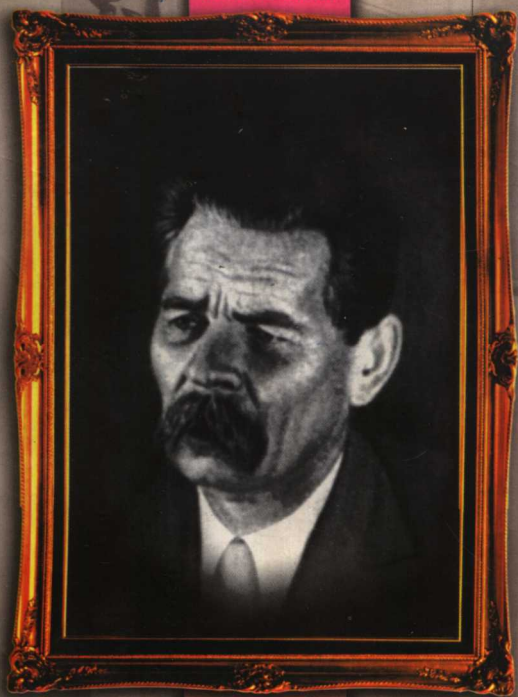


江苏文艺出版社

外国名人自传丛书



高尔基自传

Maxim Gorky
D. Gorky

高尔基自传

汪介之 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高尔基自传

编 者：汪介之
责任编辑：陆元昶
责任校对：吴 延
责任监制：胡小河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扬州印刷总厂

850×1168mm 1/32 插页 2 印张 14.375
字数：350,000 199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3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1252-9/I·1164
定 价：18.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二十世纪俄罗斯的伟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一八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生于下诺夫戈罗德市一个木工家庭。幼年丧父，在开染坊的外祖父家度过童年，仅上到小学三年级。母亲去世后，十一岁的他开始到“人间”独立谋生，先后当过鞋店学徒、帮厨、装卸工、烤面包工人等，主要依靠刻苦自学、漫游俄罗斯和在社会“大学”中学习而获得丰富的知识。一八九二年开始发表作品，逐渐成为享誉俄罗斯和欧洲文坛的大作家。

高尔基的早期创作，可分为浪漫主义作品和现实主义作品两大类，前者以《马卡尔·楚德拉》（1892）和《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为代表，后者以《切尔卡什》（1895）、《沦落的人们》（1897）等流浪汉小说为代表。两类作品均显示出社会批判的鲜明意向，并以唤起人们对于生活的积极态度为指归。进入二十世纪，高尔基的文学活动与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虽几经逮捕放逐仍矢志不移。《海燕之歌》（1901）以象征手法表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气氛，至今仍广为传诵。剧本《底层》（1902）在批判逆来顺受的市侩哲学的同时，明确表达出“一

切在于人，一切为了人”的思想。在国外完成的小说《母亲》（1906—1907）则生动地表现了社会改造的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前景，成为一部影响广泛的作品。

一九零五年革命失败后，高尔基离开俄罗斯，一九零六年秋定居于意大利卡普里岛，直至一九一三年回国。他热情欢呼一九一七年最终推翻沙皇专制的二月革命，却不能理解和接受十月革命，于是便有《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札记》（1917—1918）这一组政论的出现。在革命后极为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他为保护知识分子、拯救文化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一九二一年秋再度出国，一九二四年定居于意大利索伦托。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他以对一九零五年革命失败的痛苦思考为起点，转入对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的研究，致力于发现民族性格的基本特征及其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重铸民族灵魂的重大课题，陆续完成“奥库罗夫三部曲”（1909—1912）、自传体三部曲（1913—1923）、《俄罗斯童话》（1911—1917）、《罗斯记游》（1912—1917）、《日记片断》（1924）和《1922—1924年短篇小说集》（1925）等系列作品。这些作品提供了关于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面貌的生动画幅，连缀成民族风情、民族文化心理的艺术长卷。

高尔基在国外期间，一直关注着苏联国内的文学与社会生活。一九二八年五月，他曾回到阔别七年的国内小住，十月返意大利，以后每年均在相同的时间内回国一次（仅一九三零年未回国），一九三三年五月最后回国定居。他既为国内建设的成就而高兴，又为极左思潮的泛滥成灾而忧虑和痛心。为保护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为了文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他同极左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终于力不从心，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逝世。《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1925）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5—1936）是他晚年的主要作品。其中前一部小说形象地勾勒

了俄国资产阶级的独特面貌与历史命运，并涵纳着对于俄国历史发展独特性的沉思。后一部史诗性的巨著则在十月革命前四十年间俄国社会精神演变的背景上，展示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从中可以品味出作家关于历史、文化和知识分子命运之间的复杂联系和思考。

作为一名作家，高尔基是在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直接养育下成长起来的，列·托尔斯泰、柯罗连科和契诃夫都是他的文学导师和引航人。但是他没有拘囿于前辈作家的题材领域和艺术经验，而是以文学创新者的姿态出现在两世纪之交“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坛。他的创作的独特意义在于：他以犀利的笔锋揭示了俄罗斯人的精神病灶和心理痼疾，对阻遏民族历史发展的国民文化心态作出了痛切批判，同时又力图给人们指出一条走出愚昧和庸俗的泥淖、建构一种新型文化人格—民族精神的道路。在或是新潮迭起、流派纷呈，或是万马齐喑、归于一统的文学时代，他始终高举现实主义大旗，但决不排除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甚至“意识流”文学的成功经验，而是博采众长而熔铸一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大大深化和拓展了现实主义。对于各种不同流派的作家，高尔基不免时常与其争论，但是对他们的艺术成就与贡献，却又抱着一种客观、公正、宽容的态度。这也使高尔基赢得了同时代各派作家的尊重。俄国象征派诗歌的杰出代表勃洛克曾说：俄罗斯的表达者“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认为是高尔基”。这一断语反映了白银时代大部分作家的看法。显然，高尔基既是联结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桥梁，又是以白银时代为开端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代表。

高尔基又是一个参与意识颇强、极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时代的风雨浪涛使他不能安坐在艺术的象牙塔中。文学只是他干预生活的一种方式。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两种灵魂》（1915）、《两种文化》（1919）、《论俄国农民》（1922）等文章以及致罗曼·

罗兰的一系列书信中，我们看到的分明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思想家形象。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严酷年代，高尔基凭借自己的声望，为保护“理智的力量”作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工作：为作家伊·沃尔诺夫被错捕一事直接致电列宁请求公正处理；写信请人民教育委员部发给“颓废派”作家索洛古勃“保护证书”；为身患重病的勃洛克申请出国治病一事奔走，写信给卢那察尔斯基并转列宁请求尽快解决；为阿克梅派诗人古米廖夫因“达冈采夫阴谋事件”而被错捕一事直接到莫斯科去找列宁；给贫病交加中的宗教哲学家、作家罗赞诺夫寄去一大笔生活费；在彼得格勒建立“艺术之家”，使包括霍达谢维奇、什克洛夫斯基、楚科夫斯基等在内的一大批文艺界人士免于饥寒……。在“拉普”等极左势力猖獗、个人迷信泛滥的时代条件下，他还为保护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皮里尼亚克、普拉东诺夫等受到不公正批判的作家挺身而出，与极左思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对叶赛宁、左琴科、帕斯捷尔纳克和“谢拉皮翁兄弟”作家的赞扬，同样具有抵制极左路线的意义；直到逝世前不久，他还写信给斯大林为横遭批判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辩护，对“批判形式主义”运动提出怀疑。高尔基的这些活动，为他招来了无数非难、指责、批判，以至抄家、“劝其出国”和缺席审判。与这些事实相对照的是，高尔基始终不理睬来自官方的一次次催逼，坚决拒写《斯大林传》。虽然官方宣传为他戴上了一顶顶他所不需要的桂冠，但站立在俄罗斯知识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高尔基，却是一个有着高尚人格、和他们一起痛苦、一起欢乐的普通人。

因此，高尔基的去世，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就不仅意味着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作家，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种抵御极左路线的中坚力量。但是，高尔基的思想、创作和人格，却依然浸润着他身后一代代俄罗斯作家的心灵。他关于革命与文化之关系的探讨，关于民族文化心理与历史发展水平相互制约的见解，关于

尊重个性、尊重知识分子的思想，都为苏联文学中陆续出现的《静静的顿河》、《切文古尔》、《日瓦戈医生》等揭示历史复杂性的作品，提供了思想上、认识上的准备，并在这些作品中获得了形象的展开。五十年代初期作为当代俄罗斯文学之先声的“解冻文学”的出现，其实是高尔基所一贯坚持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得到恢复和重新确认的标志。六十、七十年代苏联文学中大量涌现的道德题材作品，则是对高尔基所致力民族文化心态批判的一种悠远的呼应。八十年代“回归文学”中出现的一系列带有历史反思色彩的作品，同样可视为当年高尔基的思考、探索和追寻的延伸。

高尔基的影响，早已越过了俄罗斯疆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道：高尔基“像一座高大的拱桥，联结着过去和未来两个世界，同时也联结着俄罗斯与西方。它耸立在大路上，而我们后来的人还将长久地看到它。”^①美国作家安德森说：“我们有谁没有受过这个人的影响，没有受过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他的天才的影响？他是整个现代创作的真正的父亲。”^②德国作家亨利希·曼则指出：“高尔基扩大了文学创作的范围，为世界文学开辟了新的途径，描绘了美好的前景。”^③

高尔基在中国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早在一九零七年，他的作品就被开始译介到我国来。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界更为重视对高尔基作品的翻译和研究。鲁迅、茅盾、瞿秋白、巴金、郁达夫、柔石、冯雪峰、周扬、夏衍、穆木天等现代中国文坛上成就斐然的人物，都是高尔基作品的译者，而且，他们大都留下了评价高尔基其人其作的精采文字。茅盾曾经写道：“五四以来，中国新文

① 《三人书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②③ 转引自格鲁兹杰夫《高尔基传》，青年近卫军出版社，莫斯科，1958年版，第345页。

艺的道路是现实主义的道路，构成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的因素不只是一个，中国文学的优秀的传统而外，欧洲古典文学的影响，都是应算进去的；但是高尔基的影响无疑地应当视为最直接而且最大。”^①郭沫若则认为：“高尔基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径直是超文学的。……高尔基在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精神上所占的地位，在中国长远的文艺史上，似乎找不出一个人可以和他匹敌。”^②这确实是道出了实情。中国文学界历来有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之说，这不仅是指他们两人在本国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当，更主要的是指他们的创作具有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灵魂的共同基本意向。鲁迅评介高尔基《俄罗斯童话》的两篇文字，可直接移用来评论他本人的作品。鲁迅看到了自己与高尔基的思想契合和精神相通之处，更从他那里受到启示与鼓舞。茅盾所受高尔基的影响则更为具体，即如他自己所言，一是使他“增长了对现实的观察力”，二是“其特有的处置题材的手法”使他获益颇多。巴金则十分推崇高尔基“把心交给读者”的创作态度，“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的体裁样式和那种“美丽的、充满了渴望的、忧郁的”语言风格，他本人也正是接受了高尔基这几个方面的影响。路翎、艾芜、张天翼、蒋光慈、夏衍、王西彦等现代作家，也在不同方面受到高尔基创作的直接影响。

高尔基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代。这种影响既有精神、思想和人格层面上的，也有具体创作上的。高晓声、张贤亮、高行健、乔良、舒婷、梁晓声等当代著名作家，或曾满怀深情地谈到高尔基对自己的震撼与影响，或显示出与高尔基相近的创作意向与风格，充分表明当代中国文学依然受到高尔基遗产的滋养。在我国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历史性转换中，理论界重提文学是“人

① 《茅盾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08页。

② 《郭沫若文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2页。

学”这一命题，对于文学复归本位、起死回生，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当然没有忘记，最先作出这一精辟概括的正是高尔基。

虽然高尔基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一直存在，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于他的认识却并不全面，甚至还存在着不少偏见和误解。因此，编译这本《高尔基自传》就显得很有必要了。希望读者诸君可以从高尔基的回忆与自白中了解他的真正思想及其发展。假若读者愿意进一步了解他的命运，认识他的成就与贡献，可一读拙著《俄罗斯命运的回声——高尔基的思想与艺术探索》（漓江出版社，1993）和《高尔基》（海天出版社，1997）。

编 者

目 录

1	前 言
1	伏尔加河畔的童年
66	我的“大学”时代
97	漫游与寻觅
138	步入文坛之初
212	新世纪的黎明期

目 录

266	转折与求索
296	关于革命与文化的忧思
345	异域七年
407	在索伦托与莫斯科之间
436	无法平静的晚年
447	后 记

一 伏尔加河畔的童年 (1868—1884)

1 我的家世与简历

我于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四日生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①。父亲是个大兵的儿子，母亲是个小市民。祖父曾经当过军官，因残酷虐待部下，被沙皇尼古拉一世降了职。他是个严厉到那样程度的人，以致我的父亲从十岁的年纪起一直到十七岁时为止，从他身边逃跑过五次。最后一次父亲成功地永远逃离开了自己的家庭，——他从托博尔斯克步行走到尼日尼，就在这里跟一个室内装饰帷幔的工匠当学徒。看起来，他很有才能，而且识字，因此当他二十二岁时，科尔钦轮船公司（现在是卡尔波娃的）就派他到阿斯特拉罕的办事处去当经理；他一八七三年由于受到我的传

^① 高尔基的生日应为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六日（公历3月28日）；诞生的地点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即下诺夫戈罗德）。

染，因霍乱症死在当地。据外祖母说，父亲是个聪敏、善良而且非常愉快的人。

外祖父是从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开始自己的事业的，经过三次航行，他已经当上了巴拉赫纳^①的商人扎耶夫商船队里的一个领班，后来他从事染布事业，发了些财，就在尼日尼开办了一片大规模的染坊。不久，他在这个城里盖了几所房屋和三个印花与染布作坊；他被选举为同业行会的会长，干了三届这个三年的职务，后来因为没有选举他当行会的首领，他感到受了委屈，就辞了职。他最笃信宗教的，专制到残酷的地步，而且非常吝啬。他活到九十二岁，在临死前一年即一八八八年，他发了疯。

父亲和母亲是“私自作主”结婚的，因为外祖父当然不肯把自己心爱的女儿嫁给一个既非出身名门，而前途又很渺茫的人。我的母亲对于我的一生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她认为我是父亲致死的原因，她不爱我，而且她很快就再嫁了，把我完全交在外祖父的手上，他就用《圣诗集》和《日课经》^②来开始对我的教育。后来，我七岁的时候，把我送进了学校，在那里我学了五个月。学习得不好，我讨厌学校的规矩，也讨厌同学们，因为我经常爱孤独。我在学校里传染上了天花，中止了学习，从此就再也没有复学。这时候，我的母亲因为急性肺结核病死了，而外祖父也破了产。他的家庭是很大的，因为和他同住的有两个儿子，他们都已经结了婚，还有孩子；除了外祖母之外，没有一个人爱我，她是个惊人的善良而且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老太婆，我终生都将带着热爱与尊敬的心情怀念着她。我的舅父们喜欢过阔气的生活，这就是说，他们吃得和喝得都又多又好。喝醉了之后，他们就时常互相或者同客人们打架，客人在我们家里经常是很多的，或者呢，他们就打

① 巴拉赫纳是伏尔加河上流的一个码头城市，距尼日尼不远。

② 《圣诗集》即《旧约》中的《诗篇》，《日课经》即《主祷文》。

自己的老婆。一个舅父把两个老婆都逼进了棺材，另一个也逼死了一个老婆。有时候他们也打我。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谈不上有任何智力上的影响可言，更何况我所有的亲戚都是些半文盲的人。

到了八岁，我被送到鞋店里去当“学徒”，但是两个月之后我被滚开的菜汤烫坏了双手，就被主人送回到外祖父家里去。我痊愈了之后，又被送到一位远亲绘图师那里去当学徒，可是过了一年，我就因为生活条件太艰苦，又从他那里逃了出来，到轮船上去当厨师的学徒。这是个退伍的近卫军军士，名叫米哈伊尔·安东诺夫·斯穆雷，他是一个有着神话故事般的气力的人，很粗暴，读过很多的书；他唤起了我对于读书的兴趣。在这以前，我痛恨书籍以及一切的印刷品，然而我的这位老师却用殴打和抚爱，使我相信了书籍的伟大意义，而且爱上了书，第一本使我喜欢得发狂的书是《关于一个士兵怎样救了彼得大帝的传说》。斯穆雷有塞满了整整一箱子的书，一大半是皮封面的小书，这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一个图书馆。埃卡尔特豪森和涅克拉索夫^①的书并排在一起；安娜·拉德克利夫^②和一卷《现代人》^③杂志放在一边，也有一八六四年出版的《火星》杂志^④，《信仰的石头》，还有一些小俄罗斯文^⑤的书。

从我生活的这个时候起，我开始阅读所有我手里碰到的书；十岁时开始写日记，把从生活和书里得到的印象都写进去。以后的生活就是各种各样的而又非常复杂的：我从当小厨子的工作重新回到绘图师那里去，后来我贩卖过神像，在克尼亚济到察里津^⑥的

① 涅克拉索夫（1821—1878），俄国名诗人。

② 拉德克利夫（1764—1823），英国女作家。

③ 一八四六至一八六六年间由涅克拉索夫等人主编的一种文艺刊物。

④ 一八五九至一八七三年间由库罗奇金主编的一种讽刺刊物。

⑤ 即乌克兰文。

⑥ 意为沙皇城，一九二五年改名为斯大林格勒，一九六一年改为伏尔加格勒。

铁路上当过守夜人，做过烤制环形小面包圈和面包的工人，有时在贫民窟里住过，好几次步行旅游过俄罗斯。一八八八年住在喀山，最初认识了大学生们，参加了自学小组；一八九零年我觉得在知识分子当中没有我自己可做的事，我又去浪游了。我从尼日尼跑到察里津，经过顿河区域、乌克兰，来到比萨拉比亚，再从那里沿着克里米亚南岸到了库班，再到黑海边。在一八九二年十月我住在梯弗利斯^①，在当地的《高加索报》上登载了我的第一篇特写《马卡尔·楚德拉》。因为这篇特写，我受到很多的赞扬；及至回到尼日尼，我为喀山的《伏尔加信使报》试写短篇小说。他们很愿意接收这些小说，并且把它们刊登出来。我寄了一篇特写《叶美良·皮里雅伊》给《俄罗斯新闻报》^②，也被接受了和刊登出来。看来，我在这里应该指出，就是外省的报纸刊载“初学作者”的作品那样容易，真是惊人；我以为这种容易，也许说明或者是这些编辑先生们极端的善良，或者就是他们完全缺乏文学上的鉴别能力。

一八九五年在《俄罗斯财富》^③第六期上，刊登出我的短篇小说《切尔卡什》——《俄罗斯思想》^④曾评论过它——但我不记得是哪一期了。同年《俄罗斯思想》刊登了我的特写《错误》，似乎没有评论。一八九六年刊登在《新言论》^⑤上的特写《苦恼》——在《教育》第九期上有批评。这年三月在《新言论》上还曾发表了特写《科诺瓦洛夫》。

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写过一篇自己满意的东西，因此我都

① 现名第比利斯，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首都。

② 一八六三至一九一八年间在莫斯科出版的俄国大报之一。

③ 一八七六至一九一八年间由一批民粹派作家编的文学、政治月刊。

④ 一八八零至一九一七年间由自由派创办的文学、政治月刊。

⑤ 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七年间在彼得堡出版的文学、政治月刊。

没有保留自己的作品—ergo^①，不能寄上。在我的生活当中，似乎没有什么惊人的事件，而且我也不十分清楚这几个字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写于克里米亚·阿卢鲁卡的哈吉·穆斯塔法村

(戈宝权 译)

2 自我传略

我于一八六八年或六九年三月十四日生在尼日尼的染匠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卡希林的家里，母亲是他的女儿瓦尔瓦拉，父亲是彼尔姆的小市民马克西姆·萨瓦季耶夫·彼什科夫，职业是装饰室内帷幔和裱糊壁纸的工人。从那时起，我就光荣而洁白无瑕地享有油漆业行会成员的称号……。当我五岁时，父亲死在阿斯特拉罕，而母亲死在庫纳文纳村。母亲死后，外祖父把我送进鞋店去当学徒，那时我九岁，外祖父就用《圣诗集》和《日课经》教我识字。我不愿意当“小学徒”就逃跑了，到绘图师那里去当学徒，——我又逃跑了，就进了画圣像的作坊；后来上了轮船当厨房的童工，然后又当了园丁的帮手。在十五岁以前，我就靠干这些工作维持生活，我一直热心地阅读那些不知名的作者的古典作品：举如《古阿克·一名无可战胜的忠臣》；《安德烈·别斯斯特拉什内》^②、《亚潘恰》、《亚什卡·斯密尔坚斯基》^③ 等等。

当我在轮船上当厨房的童工时，厨师斯穆雷对我的教育发生

① ergo，拉丁文，意为“因此”。

* 高尔基一八九七年一月至五月在克里米亚养病，这篇自传是应文格罗夫教授之请而写的，最初于一九一四年发表在他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文学》第一卷上。

② 应译为《无畏的安德烈》。

③ 应译为《致人死命的亚什卡》。